

## 聖母瑪利亞不再是現代婦女的典範了嗎？

郭武潔

婦女年已近尾聲，許多婦女們的心聲，透過各種媒體相繼地表達出來，蔚成一曲優美的樂章，此起彼落，妙音繚繞。我一方面竊喜婦女們的露面，一方面又有些隱憂，深恐這些初萌芽的心聲又如家庭年、福傳年、青年年一般，過後就沉寂無語。因此，我衷心地期盼這個年的結束，正是婦女們自覺而落實於生活的開始。

另外，一個思維在我心中一直縈繞不已。在這一年中，我很少見到有關我們一向奉為典範的瑪利亞的文章出籠，反倒不是在婦女年期間見到較多的著作，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已公認聖母為理所當然的典範，討論她的經典也夠多了，不必在婦女年湊一角？或者，她已不再是現代婦女的典範了？在幾經等待中，眼見婦女年即將閉幕，我心中的呼聲禁不住蹦出——我不想讓她在今年中缺席，不是為了應景，真是想邀請婦女姊妹們一起來探討：我們的母親瑪利亞，真還能算是現代婦女的典範嗎？

我曾請教過幾位姊妹，如果她們要向人談論今日婦女的特質，是否會以聖母為例？所得的答覆是：不會。原因是有關聖母的記載不多又較特殊，她的形象似乎過於溫馴與傳統。乍聽之下，我眼前出現了許多聖母的畫像：柔美的、默默承受、無怨無悔的……猶如我們一貫對有德的婦女，傳統而典型讚頌的描繪。

難道，聖母已過時，不再是今日婦女所能稱道的？如果是，又怎麼說？及從何說呢？當我再往下掘，企圖一探其源，驀然驚覺：在女性自覺運動中，能為我們作一典範的，捨瑪利亞其誰？謹將我對她的一點心得與各位分享，期能拋磚引玉。

(一)一位先知：敏於時代訊號的女子

(下轉132頁)

(上接94頁)

當我們談及「時代訊號」，必須在當事人所處的時代來看。以色列長期受到異族蹂躪、亡國之辱，期待默西亞來臨的渴望，在瑪利亞時代已顛峰至極。她敏於此刻的到來：「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，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。」（路一54、55）因而慨然應允天使的邀請（路一38），為人世劃下新的紀元。在加納婚宴中，縱使耶穌說：「我的時刻尚未來到」（若二4），她依然堅定地囑咐人們照耶穌的話做。不難體會，以她的敏銳、經驗及婦女的直覺，她意識到正是時候。反觀十二齡講道的事件中，耶穌表現出他與眾不同的智慧（路二47），聖母並未像時下一些母親，爭相送兒女到資優班，反因時機未到而將他攜回家中，繼續調教。由是可見，她是位敏於時代訊號的女子。

### (二)一位仁者：敏於別人需要的女子

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在我們的生活中，要有「捨己」、「忘我」的精神著實不易。當瑪利亞獲知年事已長的表姊，居然懷胎六個月而沒人知曉（路一24），不顧自己有孕，急速前往山區（路一39）去幫助表姊。在加納婚宴中，她警覺到主人即將面臨缺酒的困難，不顧這件事與自己是否相干（若二3~5），反而主動地幫助他們。她知道天主「舉揚卑微貧困者，使飢餓者飽享美物」（路一52~53），她也敏於別人的需要、而忘我地去服務。

### (三)一位智者：敏於反思的女子

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她不是逆來順受者，對於不了解的事，她不因為自己年輕又是女子而不敢澄清，反之，在天使報喜時她詢問道：「這事怎能成就？因為我不認識男人。」（路一34）她也不因為耶穌是由天主而來，就處處遷就他，反而質問耶穌：「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？看，你的父親

(下轉150頁)

(上接132頁)

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。」(路二48)她不會以自己神秘且神奇的經歷，誇耀或壓服人，縱然她已歷經「領報」受孕的大奇蹟，牧童朝拜，三賢士進貢的榮耀經驗，但她了解天主願「驅散心高氣傲的人」(路一51)而以虛心受教的態度，聆聽先知西默盎和亞納的指點(路二38~48)。她更以果斷的行為制止謠言，對於人們傳說耶穌為福傳工作，連飯都不能吃而瘋了，她曾前往一探究竟。人們不僅毀謗耶穌附魔，更說耶穌不孝，當著母親的面問眾人說：「誰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？」但她卻以了解且支持的心，肯定耶穌所說的：「那聽天主的話的，才是我的母親和兄弟。」(谷三20~34)。回顧她以往的經歷，她對一些已澄清但仍不了解的事件，恒常以「反思」——默存於心，反覆思想(路一19，二51)——的態度去察覺，因而逐漸洞悉天主計劃的理。她不是三姑六婆，大事炫耀的女子，她是敏於反思的智者。

#### 四)一位勇者：敏於真理的女子

在瑪利亞時代，婦女在社會中是被踐踏的一群，她們是庸懦無能的次等公民，沒有發言權、沒有選擇婚姻或離婚的權力。無庸置疑的，未婚有孕、不守貞潔的女子，更不見容於社會，用石頭砸死亦不足惜(若八5)。瑪利亞以一介弱小女子，相信全能者在她身上行了大事，垂顧了她的卑微(路一48~49)而勇於接納使命，不懼可能遭遇被休的命運(瑪一19)，冒著被砸死的危險，慨然答應：領受「真理」(耶穌)。或許我們會說她受孕於聖神，期待這位萬王之王的兒子，何懼之有？讓我們再看在加納婚宴中，她不因自己是沒有發言權的弱女子，反似具有權威地向僕役們宣告了「真理」(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，你們就做什麼〔若二5〕)。在十字架上，當這位偉大的、至高者的兒子(路一32)被懸著，奄奄一息，以前團團圍著他，以致於連她都不能與兒子相會的人群(路八19)，現在都站得遠

(下轉153頁)

(上接150頁)

遠的，門徒們也消失無蹤，誰願與罪犯掛勾呢？瞧！瑪利亞，她凜然而立地維護著「真理」（若十九25）。男性們或許會再用舊約中，對那位在一日中見七個兒子被處死的母親的寫照，來形容這位勇者：「她心中充滿高尚的情緒，以大丈夫的氣概，奮起女性孱弱的心靈鼓勵她的兒子」（加下七21）。現時代的女中之傑，不也被冠以「女強人」嗎？但瑪利亞無須以形容男性英勇的詞句來襯托，她發揮了女性本質的剛毅，勇於承擔，她領受「真理」、宣告「真理」、維護「真理」。在一分堅持中，她知道一切會改觀（路一51~53），她是一位無懼於強權，不受傳統束縛，敏於真理，勇於維護正義的女子。

#### 伍一位有福者：敏於信、望、愛的女子

中國人最在乎「福」了，其實放眼天下，誰不希望能在現世就享有福分呢？有位學者對我說，中國人很實在，只求現世的生活能否經營得更好，所以這些勸人犧牲享福，而求來世賞報的宗教不易被人接受。姑且不討論這位學者所說的，但人對眼前所見的是多麼容易受影響，當耶穌外出傳福音，受到眾人擁戴，風光一時，就有一位婦女代表眾人說出了心聲：「懷過你的胎，及你所吸吮過的乳房，是有福的。」好一個母以子貴，我不知道當這位婦人看見聖母站在十字架下時，是否仍會如此高呼？或者感歎聖母現世福分，為何如此短暫而命薄？聖母豈不是最具資格向天主討回公道？面對兒子悲慘的命運，什麼是「他的王權沒有終結」（路一33）呢？由此領會，瑪利亞不是一位將福分寄望於表象：富貴、長壽、善終……她也不會被選為今日的模範母親而受表揚（不夠資格）。但她說：「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，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是聖的，他的仁慈世代代於無窮世，賜予敬畏他的人。」（路一48~50）她的福在此，天主的愛臨於她，傳於世。她是一位會愛及懂得愛的女子，因為她經驗了。她在愛中交付了一切：

她自己及她的兒子；她在愛中，凡事相信；因此她對「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」以信德答覆：「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」（路一38）；她在愛中，凡事盼望；因此她能懷著希望面對愛子的死亡，期待天主伸出手臂施展大能（路一51），為絕望中的人們豎起希望的旗幟；她愛得無怨無悔、推己及人，因此耶穌將自己所愛的人託付給她：「女人，看，你的兒子」（若十九27）；她早已透知「天主是愛」（若壹四8），若望將她接到家中（若十九27），長久由她學習而懂悟這奧理；在愛中，耶穌及依撒伯爾都肯定她是那位「信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有福者」（路一42，十一28）；在愛中，她不須要耶穌顯現來證明祂是生命的主宰，她是「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」（若二十29）這群人中的首位。有什麼比在現世已完全充滿了愛更為有福呢？因此，天使稱她為「萬福充滿恩寵者，主（愛）與妳同在」，因此，她自稱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」這不是那位婦女或那位教授所指的福，而是那充滿信心、希望及愛情的真福。

#### （六）一位使者：敏於祈禱的女子

到底工作與祈禱如何配合？到底使徒工作能否取代祈禱？伯達尼的瑪利亞和瑪爾大，是常被堅持祈禱為重的人所引的例子；慈善的撒瑪黎雅人，則被以服務為優先的人援引。瑪利亞以祈禱敏於時代訊號，而接受了艱鉅的使命：成為第一位基督徒，第一位傳福音者，猶太教的改革起點。她以祈禱——默存於心，反覆思考，分辨神恩而調整了奉獻與投身使命的步調及方向。她以祈禱——「他們沒有酒了」，將人們的需要呈上，完成她救人的使命，解除人們的困境。最後，她以祈禱伴她的兒子完成使命：「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」（路二十二46），「完成了」（若十九30）。當她完成身為耶穌母親的任務之後，繼續接受成為宗徒、信徒的母親的使命，仍以祈禱開

始及完成（宗一14，默十二6），為受苦的、受試煉的教會服務。她是一位忠信的僕人、使徒，常醒覺於主人的需要，永恆地頌讚及謝恩：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……」（路一46~55），她是一位敏於祈禱的使者。

走筆至此，我注視她深湛的內在，我只是驚鴻一瞥而已。我不知道今日現代的女性，所渴求的自覺有那些？瑪利亞忠實地作一位女子，是否足堪成為今日女性自覺的典範？我想，問題不在「做」什麼？或「成為」什麼？而在「是」什麼。婦女們是否意識到自己「是」什麼，這不必也不該向男性學習、與男性競爭或要求男性的肯定與尊重，作為肯定女性的要素。婦女們只有自我肯定後，才能幫助男性，改善長久以來對女性不平等的待遇及觀點。瑪利亞做到了，在當時代，人們如此輕蔑女性、不記載女性的背景中，她獨佔鰲頭，受人尊重地被記載下來，她的資料已不算少，也讓我們有福地找到可循的典範，你同意嗎？